

A dramatic sunset over a rocky beach. The sky is filled with dark, heavy clouds, with a bright orange and yellow glow from the setting sun breaking through near the horizon. The foreground is a vast expanse of dark, wet rocks. In the bottom center, the silhouettes of a man and a woman are visible, looking towards the sea. The man is on the left, and the woman is on the right, wearing a hat. The overall mood is romantic and contemplative.

天幕下的戀情

肖雲星

天幕下的恋情

肖云星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天幕下的恋情

肖云星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11,000
1992年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039-0897-1/I·451

定 价: 4.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曲折、悲壮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神秘莫测的天幕下。

某飞行团女副大队长兰凌与空降兵某部连长杜喜春曾是一对恋人，因居心叵测的副政委陈立松从中作梗，二人反目成仇；而陈立松为得到兰凌，竟以卑鄙的手法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女军医颜影。待真相大白后，杜喜春却又被严重烧伤致残；兰凌虽极为同情，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终于望而却步……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现代军旅生活，不事雕琢，粉饰，是反映部队生活的佳作。

目 录

一	凌霄女郎	1
二	山乡奇遇	17
三	不眠之夜	35
四	阴谋诡计	62
五	航线之争	80
六	冒名顶替	102
七	人生幻梦	116
八	峡谷相逢	137
九	空中夺权	150
十	团长的心	164
十一	事故面前	184
十二	悲喜交集	210
十三	紧急出动	224
十四	意外打击	238
十五	真相大白	262
十六	为了明天	283
十七	月缺月圆	303

一 凌霄女郎

丘陵起伏的山路上，一辆北京吉普像朵云影飞快地向前飘动着。卸去了全部彩装的冬天原野，呈现着悲凉而憔悴的浅黄色面容，瑟缩着身子从它身旁闪过……

兰凌穿一套油光放亮的皮飞外服，戴一顶镶着蓝边的大檐帽，雪白的纱巾优雅地围在项间，犹如一尊巧妙的浮雕，端坐在车内。

三中队的女飞行员个个长得帅，人称美女中队。兰凌作为这个中队的首领无论姿色和才智又居群芳之首。她长着一对特别漂亮的眉毛，人人见了都会怦然心动，永远难忘。

而今，她已被提升为一大队的副大队长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容貌俊俏、事业顺心的巾帼女英，年近三十了还没有结婚？

此刻，她面容平坦而沉静，什么想法也没有泄露；心中却微微荡起一泓激动的热流，犹如被月光轻轻爱抚和牵动的海潮，一刻也不能宁静。

明春准备进行的这次军事演习，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次实战性演练，是十年浩劫后我军的第一次大整肃，大检阅。针对战争初期侵略者很可能以坦克装甲部队为先导，以

核突击相配合，同时在我纵深地区使用空降作战手段的特点，总部特别强调了空降反空降这一课题。这就给运输航空兵带来了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关键时刻空运和空降伞兵达成战斗任务。

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战争又是一幅多么神奇而壮观的画面呀！它像电影，而电影哪能摄取那辽阔而恢宏阵容的万一？在同一个瞬间里所展开的海、陆、空诸兵种合成军立体战的伟大场面，使任何威武雄壮的戏剧和这生活中的大战相比，都显得渺小而简单！

也许那是一个天刚破晓的早晨，也许那是一个灰蒙蒙的黄昏，静谧而纯净的天空里传来几声高亢、清冷的雁鸣声……

突然，大地那阴沉沉的胸脯上，像有一群怪物在蠕动。开始是缓慢地并不叫人觉察地悄悄地向前行进。接着越来越明显，伴着一阵阵沉雷滚过大地，那群怪物海啸似地涌了过来。那是什么？那是坦克，上千辆可怕的集群坦克奔腾着、呼啸着向我们眼前开过来了。它们掀起滚滚烟尘，以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猛烈进攻，把战争这个最凶恶的瘟神，强加到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头上。

是的，战争打起来了！

情报，统帅部这根最敏感的神经，立刻紧张了起来，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迅速而准确地汇集到了指挥中枢。于是指挥中心按照战争预案，发出命令。

纵深炮火进行拦阻射击，73式导弹连续发射，敌坦克群炸点四起，硝烟弥漫，有的被击中，有的在大火中燃烧，队形一片混乱……

轰隆隆一声巨响，像闪电霹雳，震撼大地。啊！原子弹爆炸了，那奇妙的蘑菇状烟云渐渐腾起，瞬息间一片火海……

大队运输机群出其不意地从群山峻岭中钻出，黑压压地扑了过来。敌人趁着原子突击的效果大规模空降伞兵，降落伞铺天盖地落下来。我军战士操纵双联高射机枪，立即对空射击。就在这时，我空降部队也及时投入了反空降的战斗……一场现代化主体战争拉开了战幕。

说实话，兰凌率领训练出来的这批女飞行员，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大演习，更不知道战争是个什么味儿呢？这次无论如何也得争取去练练翅膀。她的思绪像车轮一样飞转着，感到自己的身子已经飘在了战火烟云之中。

兰凌从小就是个有志气有理想的姑娘，尽管那时的理想和抱负大都带着一些幼稚的色彩。她清楚的记得“文革”开始时发生的那桩有趣的故事。那时爸爸挨批斗，同学们骂她是狗崽子，说什么“老子英雄儿混蛋”。她受不了这种无名的侮辱，于是为了出气，便把爸爸珍藏在小木盒里的勋章、奖章、纪念章拿出来，全都挂在了自己的胸前，接着一口气跑进了照相馆。

照相师见她扮成男孩子模样，而且一只手臂老是放在胸前不拿下来，觉得有点奇怪，就走到她的跟前，朝她笑笑说：

“小伙子怎么啦？把手放下来，帽檐推高一些！”

兰凌做“贼”心虚，神色不安地环视一下四周的人们，这才一鼓勇气慢慢将胸前的手臂移了下来。

这一放不打紧，那片闪着金辉的“宝物”一下子亮了出来。在场的男女顾客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她的身上，个个

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小兰凌更加坐卧不安了，手又不由自主地飞到了胸上。

照相师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将她的手移开，也瞪着好奇的眼睛说：

“小同志！这些勋章、奖章是哪儿来的？是你的吗？”

这一问，霎时把兰凌闹了个大红脸。她又羞又恼地说：

“我的！我爸爸的就是我的！”

在场的一听都轰堂大笑起来。兰凌只觉得满脸发烫，两只眼睛也像花了似的，屋子里一切物象都模糊了。她霍地站起身，对着照相师恼火地嚷道：

“你倒是照不照？我又不是偷的！”

大伙又被她那天真、稚气的神态逗乐了，就像在听一位相声演员在说相声似的。

那位老练的照相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忙制止住大伙儿，然后对着兰凌摆摆手：

“别急！我的小英雄，我不但给你照，还要把你这副英雄气概照出来。坐好啦，威武点！”

兰凌不知自己是什么姿势了，也不知照上了没有，只觉得往回跑的时候，人们都在用嘲弄的笑声欢送她。可是她没想到，刚进门又遇上了厉害的：她爸爸怒气冲冲地站在她面前，吓得她一猫腰钻到了桌子底下。幸亏妈妈及时赶来救“驾”，一面把她从桌子底下拉出来，摘下那些勋章，一面痛心地说：

“嗨！你要是有志气，长大了自己挣去！”

那都是孩童时的故事了。可兰凌确也真的有一颗继承父辈业绩，希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强者的雄心呀！

车子行驶到一个路口，全神贯注在一张深蓝色晒图上的飞行团长毕图拉，头也不抬地命令道：

“拐到空投场，看看一大队的考核！”

司机熟练地转动方向盘，车子随即下了公路，沿着一条田间土路向前奔去。

同兰凌坐在后排座位上的还有飞行团副政委陈立松，大队长雷天鸣。

陈立松三十五六，面容白净，仪表潇洒，长着一双机智的微微眯缝着的眼睛，好像有意要掩饰住他那过人的聪明才智；雷天鸣是个彪形大汉，才四十出头就秃了半拉脑袋，也许这是他多次参加核试验、驾机穿蘑菇云所留下的纪念吧。

“陈副政委！这次大演习你看怎么编组好啊？根据任务量，我们的兵力恐怕不够！”

雷天鸣果然说话像打雷，几乎把汽车的马达声都盖住了。

陈立松微微一笑，说：

“刚才协同会上，上级把空降引导分队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你们一大队，当然大主意得由你拿喽！”

雷天鸣摘下帽子，用手摸了摸那旱涝不均的脑袋，没有吭声。他知道这位刚从军区机关下来任职的副政委，处事非常精明，对待任何事情，在听到别人的意见之前，总带着一种古怪的保留态度。

稍停，陈立松偏过头，望着他那愁直得近乎可笑的面孔，提醒一句：

“雷大队长！要有点战略眼光嘛！咱们毕团长那个培养新

机长的方案,上级可是很赞赏啊!”

“你是说让三中队去?”雷天明警觉地抬起眼,瞥了他一下说,“那恐怕不行吧?他们新飞行员多,又大都是些女娃娃,怎么能去担当这样的任务呢?我看还是团里给我们拨几个机组,再加上一、二中队,这样有把握些!团长你说呢?”

“怎么都行!”毕图拉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们的讨论,随口答了一句。他的精力还在那张演习要图上呢!

这时雷天明把眼光落到兰凌身上,意思是听听她的看法。虽说她已经是他的副手了,可三中队到底是她带出来的兵啊!可没想到她也漫不经心地来了一句:“怎么都行!”

陈立松一听,哈哈笑了起来,把个雷天明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他才醒悟过来了似地:

“哦!原来你们都合计好了啊!”

他这一说,车里的人止不住都笑了。兰凌笑得最响,还用拳头在他肩膀上捶了两下。

谁知他们的笑声还没停下,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高高的蓝天上突然降落下一个沉重的沙人,它以每秒五十公尺的速度,“嘭”地一声刚好砸在了汽车前边十几米的道路中间。

司机猛一惊,来了个紧急刹车。车子“吱”地停了下来,毕团长的脑袋差一点没撞到挡风玻璃上;陈立松他们的身子都被抛到了前边的坐椅上,碰得胸部生疼。

“怎么回事?”

年近五十的毕图拉一把推开车门,敏捷地跳下车子,几步来到那个没有脑袋的沙人跟前。只见它被摔破了肚皮,沙子流了一地,样子狼狈可笑。

陈立松几个人也立即下了车子，围上前来观看。接着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了天空。

蓝色的天幕上，几架闪着银灰的中型运输机，拉开一定的航距，正从飘动的棉絮似的云朵中间盘旋穿行。其中一架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刚从头顶飞过。大概就是它，还没到空投场就把这个可怜的“伙伴”给丢下来了。

毕图拉耿耿远处飘动的风向袋，铺着“T”字布的空投场，又看看那架刚刚掠过头顶的飞机，两手往腰里一卡，慢慢皱起了眉头：

“投得可真神！差一点没把他们团长的脑袋砸烂！哪个中队的？”

雷天鸣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情不自禁地瞥了兰凌一眼：

“还有谁？上午一、二中队都考核完了，准是三中队那帮骄傲的公主！”

陈立松站在一旁未动声色，只是手搭凉棚一直盯着天上的那架飞机；心中却不住地替她们遗憾。他对三中队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爱怜和关怀之情。

毕图拉长长地出口气，带点挖苦地说：

“小小年纪，飞行技术不过关，谈恋爱却蛮上瘾的！今后给她们约法三章：没有飞完四种课目的，不能单独执行任务的，参军不到十年的，一律不准谈情说爱！有违犯者，停她的飞！”

“是！”他的积极拥护者和崇拜者雷天鸣习惯地一个立正，响亮地答应着。

他早就看不惯那群讲穿戴、爱打扮，还学会了偷偷摸摸递

条子、钻树林的现代派作风啦！文化大革命前的部队里哪见过这个呀！

兰凌看到自己训练出来的战士出了这么大的洋相，又听了团长那通尖刻的刺得人简直抬不起头来的话语，心中又气恼又羞愧，脸上只觉一阵阵发烧。此刻，她感到连身子也麻木了，不像是自己的了。

她不记得是怎么坐进车里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到机场的。她的心绪整个都乱了，像是有股旋风在她脑袋里旋转，像是无数荆棘在刺痛着她的神经。她由羞愧变成了恼怒，又由恼怒变成了埋怨。

世界上的事情为何如此的不公平？男飞行员谈对象找老婆就没有限制，偏偏女孩子学开飞机，就东一条规定，西一条戒律。这会儿又出了个毕团长的约法三章。难道单独和男同志谈谈心研究研究问题也要犯忌？这对她们的心理，对飞行事业有什么好处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生命的规律。虽说搞飞行这一行，要求比别人更严，年轻时应该集中精力钻业务，学本领，求上进。特别是女孩子们，由于心理和生理条件的某些差异，更不能过早地分心。可是谁人不是血肉之躯？不是感情的精灵？到了青春闪耀出一缕缕美妙的霞光，感情的河流像地下水一样在神秘的心底悄悄奔流的时候，你能单靠行政命令、条例规定去阻止她们对爱情的思念和向往吗？作为女飞行员，结婚年龄可以限制，也应该限制。可谈情说爱呢？

团长啊团长！她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奇不有，

你能管得住她们的心吗？你可知道研究航线的时候，忽然一张纸条飞到了对方的手里，什么语言也没有，但两人的目光很快聚到了一起，就像太阳底下的聚光镜，那个焦点上立刻开始了感情的燃烧。又像无形的电流，接通了那座神秘的闸门，胸中便奔涌出一股股甜蜜的暖流；看电影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黑暗中有两只多情的手悄悄握在了一起，当他们恋恋不舍地分开的时候，不知哪个人的手里忽然生出几只糖块，这糖块吃到嘴里，该有多么香甜和沁人心脾啊！还有，远航归来的时候，你能保证那对下飞机最晚的人儿不会在密封的座舱里，抓紧时间来一个甜蜜的吻吗？

当然，最让兰凌气恼不满的是团长不分青红皂白，把她们训练中所出的差错一概和谈情说爱联系起来，这不是太主观武断了吗？就拿她来说吧，至今已近三十仍然没有结婚，对个人事情从来很少去想。她成天思虑的是那群刚刚插上翅膀的姐妹们。尽管她已调离了三中队，可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她们。她多么想让她们争气，像男飞行员一样去参加演习呀！

谁知，今天却出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小田！我们中队能不能评第一？”

田参谋一看冲过来的是苗条泼辣的新任中队长叶强强，先是用羡慕的眼光看她一会儿，然后指指身旁那块登记着“单机空投考核成绩”的大黑板，眉飞色舞地回答道：

“我的强强！你这个中队长一上台就露脸啦！”

“去你的！谁是你的！”叶强强一把差点没把他推倒，可接

着又把他拉到跟前，着急地，“快说，到底怎么啦？”

田参谋：“告诉你，艾飞最后一个架次投下的沙人，刚好砸在了‘T’字布上，投了个○对○。这下，你们中队的成绩来了个急转直上，成了全大队最拔尖的啦！我看呐，这次空降演习任务你们是去定啦！”

他这么一说，三中队的姑娘高兴得又蹦又叫，又搂又笑，简直不亚于中国女排得了世界冠军那时的情景。激动的话儿好似开了闸的水流，争先恐后往外涌。

“我早就说了么，三中队的姑娘不是花瓶，摆在那儿叫人家欣赏的！”叶强强抓起一茶缸水“咕咚”“咕咚”灌下去，用袖子一抹嘴说，“她们是名符其实的飞行女将！”

被称为白雪公主的冷梅，把那头卷曲的像波浪一样漂亮的头发往后一甩：

“说得对！姑娘们，你们要是在大演习中创造奇迹，我就画一幅飞机场这么大的彩画，把它挂在天安门广场，让全世界的人都瞧瞧，中国的女飞行员是个什么样儿！”

叶强强的心里像是灌了蜜，说不出有多甜了。但她立刻意识到现在自己已经不是一般飞行员了，而是一个重任在肩的中队长了，便极力抑制住兴奋情绪，“哎”了两声，制止大家说：

“姑娘们！冷静点！就像开飞机，尾巴往上翘，脑袋可要往下栽呀！”

冷梅本来就对叶强强当中队长不服气，听她这一说，嘴一撇：

“你可真有点富样儿啦！思想层次就是比我们高！”

叶强强受到了刺激，刚要还嘴，不知是谁咋呼了一声：

“快看！艾飞回来啦！”

大伙一齐转过脸去，只见一个圆胖脸、大眼睛，面孔总是挂着羞怯的笑容的女飞行员，带领全机组人员，满面春风地走了过来。她们手里都提着航行包，步子迈得整齐有力，犹如凯旋的勇士，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

叶强强第一个跑上前去，一把搂住艾飞的脖子，在她那泛着红润的脸蛋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说：

“小胖妮！你给咱们中队立功啦？快说说，你倒是怎么飞的？”

艾飞摘下飞行帽，擦擦脸上的汗，撒娇地扭着身子：

“让人家喘口气嘛！看把你急的！”

大伙儿也围到了她跟前，欢笑着，催促着，把个艾飞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叶强强见此情景，忽然使劲喊了一声：

“三中队注意！成一列横队集合！”

姑娘们一听，立即停止了说笑，迅速站好了队，接着把兴奋的眼光一齐盯在中队长的脸上。

“同志们！”叶强强扫一眼整齐的队列，声调清脆而响亮地说，“今天考核，大伙儿是争气的！特别是艾飞，应该表扬！”

冷梅用胳膊肘捅捅艾飞，调皮地朝她努努嘴。

艾飞心里说不出有多舒畅，小圆脸变成了红苹果；但神情却装得挺严肃，好像她已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了。

叶强强继续说：

“兰副大队长说得对，革命前辈流血牺牲，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他们的后代也不能丢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大演习，

创造新荣誉，大伙有没有信心？”

“有！”姑娘们齐声喊着。

“精神点！”叶强强提高嗓门。

“有——”姑娘们喊得更有力了。

接着，叶强强下达命令：

“向右转！齐步——”

“等等！”

兰凌突然出现在面前。叶强强立刻重新整队，转身向她报告：

“副大队长同志！三中队考核完毕，请你指示！”声音里充满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和自豪。

兰凌没有吭声。其实，刚才的那个热闹场面她都看在眼里，气得早就想发火了。但是她极力压住火气，只是把手一摆，领着三中队的同志来到刚才用汽车拉回来的那个摔破肚皮的沙人跟前。

“还是请它来指示指示吧！”

姑娘们一瞅，霎时瞪大了眼睛，一个个呆呆地盯着沙人，就像是瞧见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可是不一会儿，就有人憋不住“噗哧”笑了。

兰凌脸一板，怒冲冲地呵斥道：

“还有脸笑呢！你们把它甩到哪儿去啦？”

叶强强吃了一惊。她不相信这位“老兄”是从她们中队的飞机上跳下来的。可是别的中队上午都考核完了呀？她定了定神，慢慢把目光转向艾飞，严厉中带点疑惑地盯住了她的面孔。